



文昌市铺前镇美港村林家大院。李幸璜 摄

链接

琼州古城

(徐晗溪 摄)

澄迈老城
万宁后安老镇
临高临城镇
定安古城
儋州中和古镇
海口府城
三亚崖州古城
博鳌古乐城
昌江古昌化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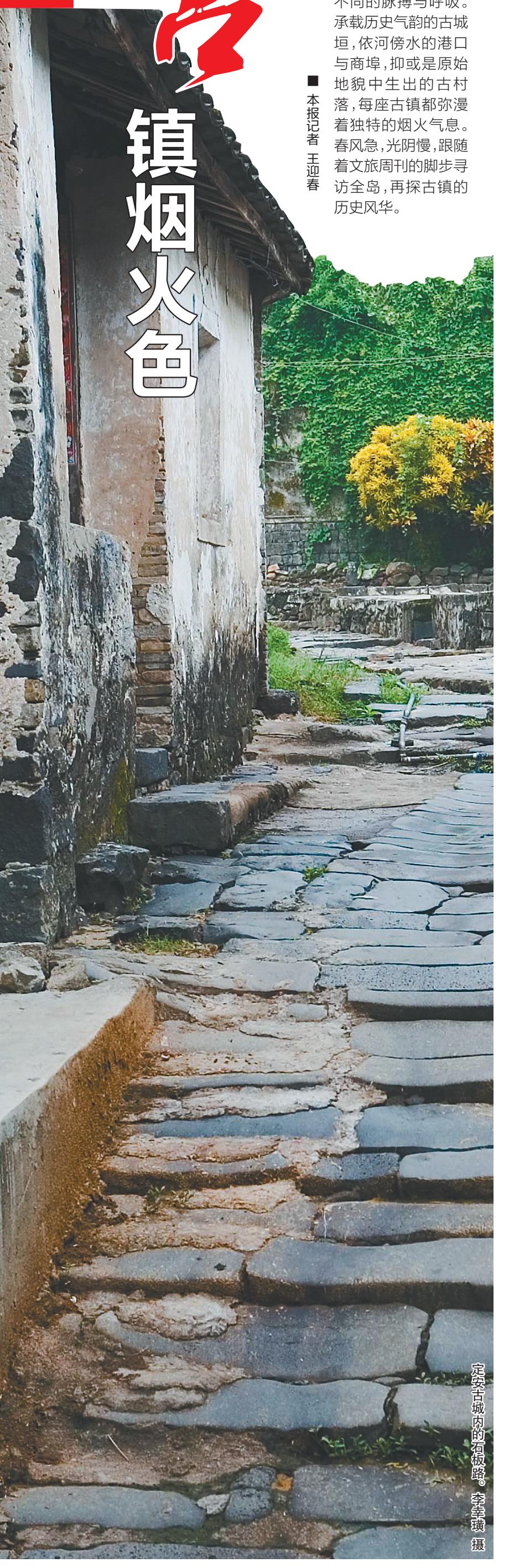
最爱 琼州古城垣

古镇烟火色

本报记者 王迎春

柔软的光影和硬朗的建筑古韵交叠，一砖一瓦，一街一巷都在无言诉说着这方土地的沧桑与厚重。古镇之所以迷人，就在于岁月雕刻出的隽永魅力。

在包罗万象的琼岛之上，古镇也有着不同的脉搏与呼吸。承载历史气韵的古城垣，依河傍水的港口与商埠，抑或是原始地貌中生出的古村落，每座古镇都弥漫着独特的烟火气息。春风急，光阴慢，跟随着文旅周刊的脚步寻访全岛，再探古镇的历史风华。



定安古城内的石板路。李幸璜 摄

素有“诗乡歌海”之称的儋州是海南岛上人文荟萃之地，在1960年代，文学家郭沫若也曾留下“儋耳古镇古迹多”之言。若想领略浓郁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，一座坐落于儋州北部的千年古镇——中和古镇不可不去。

四周青山环绕，绿波荡漾，眼前蕉林葱茏，田畴青翠，古朴秀丽的中和古镇仿佛一幅青绿基调的水彩画，经过岁月的打磨愈发韵味十足。中和古镇古迹比比皆是，有古城门、古书院、古井、古庙、古街、古塔共13处，其间的每一处都透着独有的历史脉络。

梁大同年间，冼夫人渡海收复海南，将郡治从南滩浦迁移至美丽富饶的宣伦河畔，从此开启了古镇长达1300多年的“州城”历史。位于古城边上的宁济庙始建于唐初，是海南建筑年代最早的是冼夫人庙。

在中和古镇这方土地上，最让人流连忘返的，是东坡风韵混合着桃榔苦雨和载酒豪情。“东坡居士谪于儋州，无地可居，偃息于桃榔林中，摘叶书铭，以记其处。”作为苏东坡谪居三载的住所，桃榔庵这三间茅屋和不远处的那口“东坡井”一样，都是苏东坡与当地百姓深情厚谊的写照。

中和古镇地灵人杰，北门江在入海处绕城而过，奔腾而来的江水一如苏东坡延绵的文脉。北宋1097年，苏轼谪居于此，文风传袭至今。人们受其影响，喜爱吟诗作对，中和古镇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“诗对之乡”。

漫步在复兴街的青石板上，两旁的骑楼镌刻着老铺号，家家户户门前贴着手书对联，可见东坡遗风犹存。骑楼建筑的风格沿袭了清代民间建筑风格，适当进行了创新，具有民国时期的特点。

位于古镇东郊的东坡书院，更是不断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探幽思古。其中，载酒堂是苏东坡讲学会友之地，读书声由此传遍儋州，最终响彻整个海南岛。

明洪武六年(1373年)建成的四方城门，守护着世世代代的居民，如今城内保存最完好的城门当数北面的“武定门”，门额上的楷体古典而优雅，依稀能见到古城垣的巍峨之态。

屹立于今三亚市崖城区的崖州古城，同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镇，自南北朝起置郡设治，宋朝以来历代的州、郡、县治均设在此。于是，作为孤悬海外偏踞岛南一隅的崖城便成为岛南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。

崖城虽远离中原，却备受中原文化的润泽，成为当时海南经济、文化较发达的地区。到了明代时，崖州已物阜民丰，堪称“小苏杭”。

探访崖州古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城门这一“门面”。留存至今的古城南门被修缮一新，上面的“文明门”三字字迹清晰，因位于学宫前而得名。

沿文明门而入，经过少司徒牌坊后，就能来到崖城学宫的入口处。整座学宫坐北朝南，宫殿式建筑对称组合。沿孔庙“圣殿”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直线排列的主体建筑，依次为文明门、尊经阁、少司徒牌坊、万仞宫墙、照壁、棂星门、泮池、泮桥、大成门、天子台、大成殿、崇圣祠(后殿)。

崖州古城历史悠久，名胜古迹繁多。在宋朝以前是一座土城，南宋庆元四年(1198年)始砌砖墙，绍定六年(1233年)扩大城址，开东、西、南三个城门，后经元、明、清三代扩建，成为南疆规模较大的一座坚固城池。崖城孔庙建于明朝，其时进庙拜者络绎不绝，香火鼎盛，遵圣道而振文教，贤流接踵，善俗日兴。



商埠帆影

丝路海商传奇
碧海舟楫远影

火山苔迹

石墙石屋古碉楼
石门石屋古驿道

千百年前，孤悬海外的海南岛若想与外界产生交集，必然要以港口作为起点。

不少港口既是泊船的码头，又是集市贸易的商埠。随着旧时水运的兴盛与繁荣，一些港口和商埠古镇应运而生，而古街也成为镇上的古韵之魂。

来到文昌铺前码头，依然可见这里渔舟唱晚，舟楫繁忙，慢生活与快节奏在此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

作为文昌市最北的古镇，三面临海，依港而建的铺前镇，除了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，自古以来就是货物和人员进出的主要港口。对于商船云集的繁荣之景，俗语早有形容，“东走西走，离不开铺前与海口”。

历史悠久的铺前港也曾启航过一个个南洋谋生梦，由此下南洋的人数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达到顶峰。而荣归故里的侨民也将异乡的生活习惯、建筑风格、民风民俗等带回海南，其中最具时代烙印的当属骑楼。

铺前骑楼造型秀丽，中西合璧的立面装饰各有不同，静静地漫步在铺前老街，与这一栋栋矗立相接的廊式骑楼对望之时，会有一种时空交错之感。

尽管如今斑驳墙体上落满了岁月的尘埃，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窥当年的骑楼风韵。如今五花八门的市井小店林立在街道两旁，里头藏着老街专属的烟火气。

与铺前镇的熙来攘往不同，虽然同样因水而兴，但位于琼海市东部的乐城古镇却别有一番江南小镇的古朴清雅之味。

作为乐会县县府，乐城始建于元朝大德四年(1300年)。由于地处万泉河水路枢纽，水运优势得天独厚的乐城书写下“岛东商埠”的灿烂传奇。

四面环水的乐城在历史上曾有五个渡口和两个河湾码头，明清六百年的时光里，乐城一直是乐会县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集散地，到了民国时期，商铺更是扩展至250余间，货物种类十分丰富。当地老人常讲：“水运兴，则乐城兴。”

在如今的乐城古镇中，一砖一瓦无不透着悠然的情怀。古镇上有许多保留至今的古街道，明代青砖铺就的那条古街道，原汁原味，数百米长，这样完好的青砖古街道全国罕见，现存的半截城墙可令人想象当年蜿蜒高耸的古城墙的雄伟。一个个硕大精美的莲花石础映出古县府的壮观，古街两旁那些青瓦木门，雕龙刻凤的小阁楼，依旧承载着原汁原味的古韵。

除了万泉河以外，海南岛的母亲河——南渡江也在奔腾中孕育滋养着古镇文明，定安古城便是依靠南渡江建成的。

作为海南现存唯一较为完好的县治城垣，定安古城始建于明成化二年(1466年)，也称作“定阳古城”。古城墙开有东南西北四个门，从西门沿西门古道前行不过百米便到了南渡江边，一个古老的码头出现在眼前。

西门码头为古城水上交通之枢纽，依赖于南渡江水上便利，各地往来货物多在此集散，曾经繁华热闹一时，因而旧时定阳古城有“小苏州”之称。当年的忙碌虽早已不见踪迹，但清澈的江水依旧。

定阳古城呈“广”字形状，城内有东门街、西门街、南门街、北门街四条街道，铺设在路上的青石砖，早已被世世代代的鞋底和车轱辘磨出了光泽。在这里，明清风格砖瓦房和南洋风格骑楼一同构成了古民居，宁静的老街以宽厚包容的胸怀，接纳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

丝海舟楫远影

石墙石屋古碉楼
石门石屋古驿道

谈到古镇，就不可不提江南。水乡的温婉多情举世皆知，作为水文化和古文化的交点，江南古镇不仅是鱼米之乡和文化之府，更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。

本期文旅周刊以两座经典的江南古镇为引，走进这幅古朴淡雅、气韵生动的山水画长卷，寻找藏于古镇的水墨梦。

依水成街，因水成路，环水成镇，水是周庄的灵魂。周庄镇隶属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，始建于北宋元祐元年(1086年)，因邑人周迪功郎捐地修全福寺而得名。周庄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，同时有着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美誉。

古镇两岸，临水而筑的民居掠入湖底，辉映出一幅秀美的画卷。乌篷船头的船家摇橹，满载岁月的悠闲，轻舟随之泛起阵阵涟漪。在周庄，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充满古朴气息，水是当地人的生存之源，桥是连接水乡人际交往的一根纽带。

周庄的双桥名扬中外，它们位于周庄中心位置。其中，石拱桥叫世德桥，横跨南北市河，石梁桥叫永安桥，平架在银子浜口。双桥建在一横一竖的“丁”字形河流上。桥面呈一竖一横，桥洞一方一圆，样子像古代的钥匙，当地人叫钥匙桥。

古镇街道狭长，两旁矗立的小楼紧密相连，大都保持着明清的建筑风格。夜游周庄，在多彩灯光的映照下，一栋栋小楼仿佛披上了缤纷的霞光，千姿百态的石桥也如同凌空的彩虹横跨小河之上。

位于南市街的沈厅是周庄极富特色的民居建筑，始建于清乾隆七年(1742年)，房屋多达100余间，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，庭院深深，回廊曲折。

如果江南是本书，秀气的乌镇便是这书的封面，随意掀开一页，就有温润的江南水汽扑面而来。乌镇镇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，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1300年建镇史，素有“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”之美誉。

乌镇生长在江南水网系四通八达的黄金节点之上，京杭大运河依镇而过。全镇主干河流之一的车溪河直通南北，也是两千多年前吴越争霸的国界河。放眼中河，只见水阁相连，梁柱错落，曲曲折折，看不到尽头。

青砖黛瓦，石板小巷，烟雨濛濛。在乌镇，乌黑色的建筑与青绿相间的自然风光相结合，给人一种岁月沉淀之美。连绵的风雨长廊如车溪河一般，一貫到底。

乌镇还是“窗文化”的博物馆。沿河望去，落地长窗、滑板短窗、对开推窗、半开天窗，水上千姿百态、鳞次栉比的窗棂各成一番风景。半掩的窗扉，回环的格子，细致的雕工，造就了乌镇的“千窗之美”。在婉约的水乡，美妙的景色往往不是开门见山，由窗观景，推窗出门，人即入画。

而如今的乌镇，不仅有岁月悠长的老味道，也有极具活力的新味道。从乌镇戏剧节到世界互联网大会，古韵与新潮在此交织并行，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新时代的精气神而来，让江南水乡的古典身段也注入了现代前卫的灵魂。

江南古镇：藏于古镇的水墨梦

本报记者 王迎春